欽定全唐文

欽定全唐文卷七百五十目錄

杜牧三

王著貶端州司户制

李玕貶撫州司馬制

姜閱貶岳州司馬等制

武易簡量移梧州司馬制

王元宥除右神策軍護軍中尉制

周元植除鳳翔監軍制

朱能裕除景陵判官制

劉全禮等七人除内侍省内府局丞置同正員等制

杜牧三

柳師元除衢州長史知夏州進奏等制

勑夏州節度押衙知進奏朝議郎前權知杭州長史兼監察御史上柱國柳師元等將軍護塞師元主留邸之職從瑜繼忝以墨縗徇公喪葬告滿珪專書府裝委之務咸有勞能遷奬正名亦其常也各宜專謹勿罹悔尤可依前件

賴師貞除懷州長史周少鄘除虢州司馬王桂直除道州長史等制

勑鳳翔府節度押衙知進奏銀青光祿大夫檢校祕書監前兼亳州長史殿中侍御史上柱國賴師貞等師貞主大藩晉邸之事少鄜專史閣錯雜之務皆公謹歲久官次宜遷元爽俾佐郡符亦有可取湖外飢人相聚爲寇蕩覆鄉縣勢如燎火蓋不得已遂至翦伐桂直用命一舉滅之言念功勤宜有褒賞名郡上佐帖以憲秩耀爾軍旅可增義勇可依前件

景思齊授官知宣武軍進奏官制

勑宣武軍節度押衙知進奏起復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太

子賔客兼歙州司馬上柱國景思齊等諸侯之任各有職
貢小者得循事例大者決於朝廷聞白啓導屬在畱邸爾
等咸以謹密能膺任使或外除喪服或超授新命不失職
祿勉於忠勤可依前件

馮少端等湖南軍將授官制

勑湖南同團練副使馮少端等皆長沙勇士同握兇徒言
念功勤咸宜升奬帖之憲秩試以崇班名郡掾曹亦爲美
稱特加恩寵非用彛章耀爾轅門以增忠壯可依前件朱
諫周豹二人委本道量事優奬官健壁滿等一百二十八

人弩手并子弟周質等四百八十五人并委本道酌事量加賞給

武官授折衝果毅等制

勑具官某等夫折衝果毅皆吾武位以延勇士國朝用此以進立戰功至將軍者衆矣自府兵一廢名存實亡今之來者豈其人哉近以邊障隙開寇戎患結豈無萬人之敵奮於下位之中但使披文空增拊髀並可依前件

張直方貶恩州司户制

勑朕聞先王之理也設法誤罹雖大必赦不忌故犯縱小

必誅況乎凶狠不悛罪戾日積更欲矜免其如法何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刑部尚書兼左驍衛大將軍御史大夫張直方忝以來朝嘉其慕善付之寵祿頗極尊榮爲執金吾鞭小過而至死作禁軍統去異縣而恣遊尚以生自邊陲素乏敎義退之散秩以懲非心俟其技拭舊痕湔洗前過必欲牽復用存始終豈暴虐得於天生險悍著於心本抵冒刑憲縱恣胷臆法所惡者爾皆爲之白晝九衢指摘萬手作横日甚而不自知滿於聽聞豈可悉數禮曰凡有罪惡屏於四裔不齒中國唯舜能之况堅頑有不移之姿網

羅無屢開之典荒服作掾猶曰寬恩爾能自新豈惜後命可守恩州司户參軍員外置同正員仍卽馳驛發遣

王著貶端州司户制

敕守愛州九眞縣尉員外置同正員王著漢家之制雖丞相子亦當戍邊隋文之令盜邊穀一升坐法斬首蓋以西北鎮戍華夏保障法苟不立所虞非細爾當羌寇犯塞之日天子拊髀之時命守關防以爲遮扞而乃占役兵糧自取僃直屏之荒服以謹其類乃令厥子叫閽稱寃再命坐獄備見罪狀幸以得無逋負可以矜寬爲列郡之掾曹換

萬里之一尉足得循省吾不負人可守端州司户參軍置同正員仍馳驛發遣

李玕貶撫州司馬制

勑朝散大夫守光禄少卿李玕昔開元致理之初冀州刺史平嗣光闕温凊之禮遂奪其官放歸田里是故四十餘年風俗忠厚教化之本豈先斯乎爾爲將相之家窮極富貴坐有大第官爲亞卿母子異居僅將十載有司彈劾事狀昭著於吾用法爾當何罪俾佐名郡尚曰寛恩可守撫州司馬員外置同正員仍馳驛發遣

姜閲貶岳州司馬等制

勑朝議郎前守景陵臺令上柱國姜閲等盜逆無狀輒犯陵寢侵攘法物聞之震驚爾等官業在於守奉懈怠所致是誰之過言於末減朕不敢議各宜佐官用正典刑可依前件仍並馳驛發遣

武易簡量移梧州司馬制

勑守崖州司户參軍員外置同正員武易簡寇來乘城不能死節以此播棄爾亦何辭然漢誅李陵是爲虐典魏捨于禁實得中道力不足者法宜矜焉守臣教爲吾爪牙能

與別白使易簡導生還之路朝廷無失入之刑咨爾三事大僚百司庶尹率能守此可期治平各宜盡規朕不惜命可守梧州司馬員外置同正員

王元宥除右神策軍護軍中尉制

勅繁纓趨朝交戟入侍委以兵衛固須信臣内樞密使驃騎大將軍行右威衛上將軍知内侍省事上柱國晉國公食邑二千户王元宥儉而多才忠而能力事君盡禮處己無私自主樞要益見誠信今者十萬全師北落禁旅視吳漢差强人意非韓信無可討事是以輟自心腹寄兹爪牙

以盡爾材出於余志爾戢斂豪猾整肅威容無使鄉閭致有侵害勉酬倚任以報君親可行右驍衛上將軍知內侍省事充右神策軍護軍中尉兼右街功德使散官勳封如故

周元植除鳳翔監軍制

勑控秦塞之西扼胡苑之左乃睠岐隴爲國藩牆命以監撫宜崇班秩鳳翔監軍使銀青光祿大夫右領軍衛大將軍員外置同正員上柱國汝南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賜紫金魚袋周元植事君以敬處仕無私節操凌霜而不彫

肝膽開忠而洞見謙以自得高而益兢累監三軍推誠一貫言念西塞未得高枕用其聲實以護藩垣夫處於兵戎子今誠汝無怨不過於遠利伏衆莫若於律身立事成功酬恩垂美在此二者汝其勉之寵以內省之崇仍兼將軍之貴往服休命無忝恩榮可守右監門衛大將軍知內侍省事散官勳封賜如故依前監鳳翔節度兵馬

朱能裕除景陵判官制

勑新授景陵判官上騎都尉朱能裕朕以橋山弓劍渭北衣冠霜露之心悽感常切以汝端謹有守操尚無尤常在

旁側備見忠孝用是獎擢爰資守奉夙夜勤敬無忝委任可將仕郎内侍省掖庭局宮教博士員外置同正員餘如故

劉全禮等七人除内侍省内府局丞置同正員等制

勑賜緋魚袋上柱國劉全禮等置在旁側皆有才能旣歷歲時合霑班秩各宜敬恭職祿不懈忠勤可依前件

宋叔康妻房氏封河東郡夫人制

勑詩稱鵲巢禮榮翟茀旣彰牙爪之效宜齊伉儷之榮左

神策軍護軍中尉兼左街功德使特進左領軍衛大將軍知内侍省事上柱國廣平縣開國侯食邑一千户宋叔康妻清河縣君房氏懿慈柔淑作配忠勲能潔蘋蘩克叶姻族成此内則穆其壼風稱爲令人實光婦道爰疏封爵用舉典章可服寵榮勉於輔佐可封河東郡夫人

吐突士煜妻封雁門郡夫人制

勅詩美夫人禮稱内子允膺腹心之任宜從家室之榮弓箭軍器等使特進行右領軍衛大將軍知内侍省事上柱國陰山縣開國公食邑一千五百户吐突士煜妻咸陽縣

君田氏生於富貴作配忠貞柔婉自卑儀範可則職勤賓
祭道睦姻親既諧閨門克成婦德爰加禮秩之貴以彰輔
佐之勤榮我疏封無忘内助可封雁門郡夫人主者施行

新羅王子金元宏等授太常寺少卿監丞簿制

勑某臣等感恩知義奉贄不闕居大海之外爲有禮之賓
爾國是也自列國卿至於署丞皆吾文吏之選次第授爾
亦所以表他國不同禮也將我恩寵耀爾殊鄰慎勿怠遑
永作藩屏並可依前件仍並放還蕃

西州迴鶻授驍衛大將軍制

勑古者天子守在四夷蓋以恩信不虧羈縻有禮春秋列潞子之爵西漢有隰陰之封考於經史其來尚矣西州牧首頡干伽思俱宇合逾越密施莫賀都督宰相安寧等忠勇奇志魁健雄姿懷西戎之腹心作中夏之保障相其君長頗有智謀今者交臂來朝稽顙請命丈組寸印高位重爵舉以授爾用震殊隣無忘敬恭宜念終始可雲麾將軍守左驍衛大將軍外置同正員餘如故

沙州專使押衙吳安正二十九人授官制

勑沙州專使衙前左廂都知押衙吳安正等自天寶以降

中原多故莫大於虜盜取西陲男為戎臣女為戎妾不暇弔伐今將百年自朕君臨豈敢偷惰乃命將帥收復七關爰披地圖實得天險遂使朝廷聲聞聞於燉煌爾帥議潮果能抗忠臣之丹心折昆夷之長角賓融西河之故事見於盛時李陵教射之奇兵無非義旅爾等咸能竭盡肝膽奉事長帥將其誠命經歷艱危言念忠勞豈吝爵位官我武衛仍峻階級以慰皇華用震殊俗可依前件

燉煌郡僧正慧苑除臨壇大德制

勑燉煌管內釋門都監察僧正兼州學博士僧慧苑燉煌

大藩久陷戎壘氣俗自異果產名僧彼上人者生於西土
利根事佛餘力通儒悟執迷塵俗之身譬喻火宅舉君臣
父子之義敎爾青襟開張法門顯白三道遂使悍戾者好
空惡殺義勇者徇國忘家裨助至多品地宜峻領生徒坐
於學校貴服色舉以臨壇若非出羣之才豈獲兼榮之授
勉宏兩敎用化新邦可充京城臨壇大德餘如故

契丹賀正使大首領等授官制

勅幽州道入朝賀正契丹大首領討會等天子有道守在
四夷爾今來朝予亦增愧綏之玉帛榮以班秩宜懷恩寵

永保封疆可依前件仍並放還蕃

黔中道朝賀牂牁大酋長等十六人授官制

勅黔中道朝賀牂牁大酋長攝充州刺史趙瓊林等夫西南諸國自古多順在法度之外居繩墨之表來朝有禮歸貢不闕玉帛以將厚意階級以峻等衰各服寵榮無忘恭敬可依前件仍並放還蕃

黔中道朝賀訓州昆明等十三人授官制

勅黔中道朝賀訓州昆明繼襲部落主嵯阿如弟攝訓州刺史嵯阿蒲等招攜以禮懷遠以德此國家所以殊俗貢

聘不倦命舌人以通志意委屬國以厚宴享仍峻階級式

爾恩榮無警邊陲以念終始可依前件仍並放還蕃

授劉縱祕書郎制

勑具官劉縱徒步詣闕上獻封章又自叙其先臣陳許間

事皆歷歷可聽公侯子弟多溺於驕邪爾能讀書學文自

可嘉獎圖籍之府命爾爲郎豈惟振滯求能且不欲使勲

勞之後棲棲於塵土中也可祕書省祕書郎

覃恩昭憲杜皇后孝惠賀皇后淑德尹皇后孫姪

等轉官制

勑某等予大祭于廟祧而哀夫先後之家寖替而不章乃詔有司博求其世爾等名在戚里序于王朝各因其官增位一等冀以上稱神靈之意豈特慰予追遠之心可闕

黃州刺史謝上表

臣某言臣伏奉某月日勑旨自某官授臣黃州刺史以某月日到任上訖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某自出身已來任職使府雖有官業不親治人及登朝二任皆參臺閣優游無事止奉朝謁今者蒙恩擢授刺史專斷刑罰施行詔條政之善惡唯臣所繫素不更練兼之昧愚一自到任

憂惕不勝動作舉止唯恐罪悔伏以黃州在大江之側雲
夢澤南古有夷風今盡華俗户不滿二萬税錢才三萬貫
風俗謹朴法令明具久無水旱疾疫人業不耗謹奉貢賦
不爲罪惡臣雖不肖亦能守之然臣觀東漢光武明帝稱
爲明主不信德教專任刑名二主相繼聯續五十年當時
以深刻刺舉號爲稱職治古之風廢俗吏之課高於此時
循吏衛颯任延王景魯恭劉寬陳寵之徒止一縣宰獨能
不狥時俗自行教化唯德是務愛人如子廢鞭笞責削之
文用忠恕撫字之道百里之内勃生古風凡違衆背時徇

古非今王者公侯尚難其事豈一縣宰能移其俗此蓋漢人之爲治以古人之法爲一時之法以治古之教教之卽治古之人以一時之法齊之卽一時之人國家自有天下已來二百三十餘年間專用仁恕每後刑罰是以内難外難作者相繼土地甲兵權柄號令盡非我有終能擒之此實恩澤慈愛入人骨髓俗厚風古不可揺動今自陛下卽位已來重罪不殺小過不問普天之下蠻貊之邦有羅艱凶一皆存卹聖明睿哲廣大慈恕遠僻隱阨無不懽戴受十四聖之生育張二百四十年之基宇臣於此際爲吏長

人敢不遵行國風風彰揚至化小大之獄必以情恕孤獨鰥寡必躬問撫庶使一州之人知上有仁聖天子所遣刺史不爲虛受蒸其和風感其歡心庶爲瑞爲祥爲歌爲詠以裨盛業流乎無窮在臣之心則然豈材術之能及無任感激悃懇血誠之至謹奏

賀平党項表

臣某言伏奉三月二十七日勑党項剪除北邊寧靜華夏同慶道路懽呼臣誠慶誠抃頓首頓首伏以上天有震耀殺戮王者有攻討誅夷是以不暫費者不久寧不一勞者

不永逸伏以自古夷狄處中華未有不爲患者春秋時長狄攻魯北戎病齊破衛陵燕侵秦撓晉西漢趙充國納先零於内地東朝馬文泉置當煎於三輔自後熾大侵亂關中戰爭十年騷擾四海陵逼京邑發掘園陵段熲不生終不能滅後至曹公因匈奴衰弱分爲五部處在汾晉散而居之元海傑然首亂華夏中原喪沒凡數百年國朝貞觀之初突厥破滅太宗惑彥博之利口忽文貞之成算處其降衆置於河南不數十年果殘燕趙興師命將輸穀饋財天下騷然始能殄滅是知今古夷狄處在中土未有不爲

亂者伏以党羌雜種本在河外生西北之勁俗稟天地之
戾氣爲西戎所麼舉種來降國家納之置於内地爰受冠
帶兼服征徭角觡既成觝觸是務天寶至德之際北燕偏
重中原一掀大歷建中之際逆胡餘波巨盜再起党羌因
此亦恣猖狂兎伏鳥飛爲戎虜之耳目狼心梟響作郊畿
之殘賊比以回鶻未殄吐蕃正強且須羈縻未可重撅於
是邊疆日駭種類歲繁每至勁弓折膠童馬免乳以魁健
之質張忿鷙之兇劫饋穀以焚舟殺軺車而閉道衆乢盤
結羣犬吽牙依據深山出沒險徑近在守下游於轂中鄍

難已來不能剷削伏惟聖敬文思和武光孝皇帝皇天縱
聖赫日資明威極風霆謀先造化潛運睿算獨決神機箕
宿禡牙狼星斂角戊日禱馬太白揚眉㧞頊而邊事無遺
聚米而兵形盡見披其要地擣以奇兵獸窮搏人鹿急走
險囊封赤白雜沓繼來雉走檄書遠近同至蘇辛李蔡傅
鄭甘陳十萬齊呼四面同入行軍於杭席之上敗虜於險
阻之中或以利戈舂喉或以長矛挾脊僵屍積疊千山之
草木飛腥霹靂喧轟萬里之威靈大震詩曰不弔昊天亂
靡有定此言中國不振蠻夷入伐下人號天以告亂也復

曰宣王薄伐小雅中興是知武功不成文德不洽皐陶無
遺之誠史佚非類之言若不殄除何爲家國自此兵爲農
器革作軒車泥紫金於常山沉殘戎於青海天覆盡得禹
畫無遺統華夏爲一家用夷狄爲四守萬物由道百度皆
貞遠超三代之風使無一人之獄臣僻左小郡樸樕散材
空過流年徒生聖代尚能爲詩見志作歌極情上詠神功
庶垂後代限以守土不獲稱慶無任踴躍款懇之至謹奉
表陳賀以聞臣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進撰故江西韋大夫遺愛碑文表

右臣奉某月日勑牒令撰故江西觀察使韋丹遺愛碑文臣官卑人微素無文學恩生望外事出非常承命震驚以榮爲懼伏以洪爲州府逾於千年言念疲羸常患水火風俗如此改革無因韋丹受朝廷分憂爲百姓去弊不踐舊跡特建宏謀凡三年苦心去千歲大患兼之灌溉種蒔豐其衣食渤海頴川之治邵父杜母之恩校之於丹未足爲比伏惟皇帝陛下陟降順帝施設如神納諫若轉丸去惡如反掌是以兵刑措寢年穀豐登而猶念切疲人及於循吏緬韋丹已效之績慰江西去思之心特與彰揚創爲碑

記是宜使內直學士西掖辭臣振發雄文流傳後代至於臣者最為鄙陋明命忽臨牢讓無路俯仰慙懼神魂驚飛臣不敢深引古文廣徵樸學但首敘元和中興得人之盛次述韋丹在任為治之功事必直書辭無華飾所冀通衢一建百姓皆覩事事彰明人人曉會但率誠樸不近文章受曲被之恩私如生羽翼報非次之拔擢宜裂肝腸無任感激懇悃血誠之至其碑文本謹隨狀封進以聞謹奏

為中書門下請追尊號表

臣某等言伏以收復河湟廓開土宇北絕梓嶺西過榆溪

壯中夏起塞之雄奪西戎理弓之地至使強虜不敢觸鋒山鑠七關地闢千里歌貍首而息射詠杕杜以勞旋聖德神功超今越古某月日臣某等於延英殿面奉德音陛下以剋定舊疆獲承先志歸功祖考追尊鴻名臣等伏念國家之爲治也溢三皇之軌躅奮百代之上下天寶之末天下泰寧恃富庶而醉飽無虞韜干戈而兇逆潛作大歷貞元之際河北河南之地朝廷行姑息之政郡國皆叛亂之臣苟且之令行畫一之法廢月增日長雄唱雌和李錡宗子劉闢書生東據石頭西斷劍閣朝廷所有唯止兩京伏

惟憲宗皇帝順上帝之心酌列聖之法爵不踰等舉不失賢親莊正之人去側媚之士然後提挈綱紀震疊雷霆誅夷羣兇灑掃四海百度如律九功可歌天業益張聖統無極詩曰惠我無疆子孫保之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伏惟元和之初實開中興之業伏惟聖敬文思和武光孝皇帝陛下修先王之大道行天下之達德廣問延諫褒直盡下首雪寃獄常對法官是則虞舜恤刑文王慎罰無以過也開張聰明延納諫諍守職業者無職不舉被言責者無事不言皆獲甄升豈唯假借夫仲尼以三人有我師大禹

以愚夫能勝予是仲尼之好問大禹之拜言無以過也是以百姓手足皆安於措置四海風俗盡臻於平和尚猶午夜觀書日昃聽政下採人瘼上求天瑞帝典曰聖敬日躋湯銘曰日日新是陛下之德有以過之仲尼曰禹立三年百姓以仁仰陛下之至理知孔聖之可驗夫西戎強盛自古無之包有引弓之人盡爲跨馬之國天下獻力備邊不充四海輸賦養兵不足廣川薦草盡爲所有健兵倅馬不可當鋒雖李廣材能充國沉勇但能閉壘豈敢交綏伏惟聖敬文思和武光孝皇帝陛下畜睿算於霄漢之表畫聖

謨於造化之先捕虜將軍射聲校尉羽林突陣之騎酒泉校射之兵親自指蹤同時受命信星效祉靈旗呈祥壁壘巖巖而洞開渠魁纍纍而自縛解辮削衽投戈委弓懾恒威靈歡呼冠帶破種徙域空漠靜邊指北海而封燕然中西域而立幕府鄭吉之理烏壘班超之鎮他乾大庇生人一寬天下昔漢武帝之逐北虜四海耗半殷高宗之伐鬼方三年乃克尚書班史稱德詠功今陛下用仁義為干戈以恩信為疆場所求必至有鬬必先不遺一矢不頓一刃洗八聖肝食之恨雪百年亡地之羞小雅盡興大業無極

爲而不有歸功先帝禮曰天子有善上讓於天仲尼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蓋以善於繼述能光祖考今者陛下謙讓之道符於禮經繼述之孝稱於孔聖臣等待罪宰相目覩昇平謹具太常追尊順宗皇帝憲宗皇帝謚號如前伏聽敕旨

賀生擒衡州草賊鄧裴表

臣某等言伏見湖南團練使奏生擒衡州草賊鄧裴及徒黨等伏以湖湘旱耗百姓飢荒遂有奸兇敢圖嘯聚今承擒滅已盡根株臣等誠懽誠忭頓首頓首臣聞三代之英

兩漢之盛姦宄亂常之類挺災構逆之黨乘間鄖有遇隙
便生伏惟聖敬文思和武光孝皇帝陛下威極風霆德滋
雨露正開壽域盡納羣生永戢干戈將臻富庶逆賊鄧裴
蕞爾小孽敢因艱食漸誘飢人剝亂鄉閭陵轢郡邑徒堅
黨合事鉅寇牢或據深山或閉官道遂使湖嶺之外人不
聊生慎由指揮義徒總齊武士仰憑睿算遠仗皇威不經
歲時盡剪豺虺宄項已寧於朔北妖黨復殄於巴西今擒
鄧裴一清湖嶺用夷狄為四守統華夏為一家言念秋毫
無非帝力臣等備位台鼎日奉聖謨無任忭舞慶快歡呼

踴躍之至

謝賜御札提舉邊將表

伏奉宸翰以邊塞未靜將帥乏才唯務誅求不謀兵食者伏以陛下自卽位已來正朝廷而舉典法肥天下而壽羣生故能不血刃以收河湟用文誥而降羌寇干戈偃戢遠邇安寧今者尚以戍邊未得高枕深憂將帥不副憂勤或但慾於侵貪或不事其兵食須有戒勵形於詔書此乃周文小心克勤大禹不自滿假比於聖德無以過焉臣等備位鼎司親奉睿旨銘鏤肝鬲專令防虞無任忭躍屏營之

至

謝賜新絲表

右中使某至奉宣聖旨賜臣等新絲者伏以蠶蠶所繫在於纂組言功之大與食爭先陛下仁德動天雨澤順序柔桑沃若蠶女工勤皛比凝霜縈如委霧蠶税不逋於鄉井被覆皆徧於華夷盡荷皇慈同歌帝力臣等備位台席親逢盛時無任踴躍歡忭感恩之至

代裴相公讓平章事表

臣某言伏奉今月日制書除臣某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祇奉成命進退失圖捧詔兢惶銜恩戰慄臣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本書生仕逢聖代掌綸言於西掖作藩守於名邦自顧才能已是踰越陛下獎遇不次拔擢過分春闈典貢地官掌財咸無政能粗免僽闕及擢爲筦榷累受寵榮雖竭盡疲駑欲裨萬一而才智疎拙不效涓塵夫宰相之任前賢有言如涉川有舟如幽室有燭代天理物爲人具瞻豈伊小臣而膺大任今朝廷髦俊並作名德森然或多懋庶官皆有功實或四方屏翰已著勳勞舉而用之無不可者如臣凡淺豈宜委任伏乞俯迴天鑑更擇時賢必能

丹青帝圖金玉王度使微臣無尸祿之誚聖主有得賢之名非唯微臣獲安實亦天下幸甚無任悃懇血誠之至

又代謝賜批答表

臣某言臣伏奉今月日批答令臣宜斷來表不許牢讓者仰承鴻澤跪奉芝緘戰越失圖啟處無地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昨奉詔書付以魁柄自顧斗筲之器樸樕之才乗恩寵時竊棟梁任只合效蔡謨堅卧孔覇懇辭尚猶拜謝天顏進見卿士榮忝既積憂惶實深是以拜章上陳懇辭自敘冀迴聖鑑更擇時賢豈意睿旨重臨綸言再下

不令徇志且遣守官大君之成命已行微臣之丹懇不遂
誓當戮力盡瘁粉骨捐軀知無不爲見死寧避冀答君親
生成之德用酧乾坤覆育之恩無任感激血誠懇惶戰越
之至謹奉陳謝以聞

壽昌節宴謝賜音樂狀

右臣某言伏以降誕之辰生靈同慶合均天之廣樂九奏
諧和令錫宴於仙祠百辟歡忭臣等幸生聖代獲備台階
雖欲殺身豈酬大造無任感恩踴躍之至

又謝賜茶酒狀

右臣某等言伏以大慶吉辰榮霑錫宴鴻恩繼至王人薦臨旨酒名茶玉食仙果來於御府莫匪天慈適口忘憂已滿小人之腹殺身粉骨難酬聖主之恩臣無任感恩忭躍之至

又代裴相公謝告身鞍馬狀

右中使某至奉宣聖旨賜臣告身一通馬一匹并鞍轡臣生逢聖代竊位巖廊奉告令之詔書丹霄之雨露猶濕錫代勞之駿馬內棧之風雲尚隨寶軸煥絲綸之言逸足騁拳奇之態螢光爝火何裨日月之明弱質孤根但荷乾坤

之德殺身寧報撫已知慙無任感恩忭躍懇悃之至

論閣内延英奏對書時政記狀

右舊例宰臣每於閣内及延英奏論政事及退歸中書知印宰臣盡書其日德音及宰臣奏事送付史館名時政記史官憑此編入簡策伏以數陳時政承奉聖旨事非一端時移數刻退朝循省執筆讚論但記出己之辭或忘同列之對若獻替之說或闕則史策之書不詳臣今商量每閣内奏事及延英對迴陛下所降德音宰臣所奏公事人自爲記共成一篇既得精詳必無遺漏付與史氏便得直書

伏乞天恩永爲常式

謝許受江西送撰韋丹碑綵絹等狀

右今月十八日中使某至奉宣聖旨令臣領江西觀察使紇干衆所寄撰韋丹遺愛碑文人事綵絹三百疋者恩隨幸至榮與利并抃躍慙惶罔知所措伏惟皇帝陛下皇天縱聖赫日資明大獎功勞不計存没舉韋丹江西之績特令微臣撰碑墮淚之思豈慙羊祜黄絹之妙實愧蔡邕今者更蒙恩私廣受綵帛捧戴兢惕無地容身不勝感恩慙悚之至

內宴請上壽酒

具官臣某等言伏惟聖敬文思和武光孝皇帝陛下天覆地容堯仁舜孝四海波靜三春物華故於彤庭大開錫宴竊以三事大僚百司庶府願持玉卮上千萬壽未敢專擅伏俟德音輕瀆宸嚴無任戰越之至

宴畢殿前謝辭

具官臣某等言遲日正麗廣場洞開張仙樂者三千餘人列正羞者二十六豆酒傾瑶甕食置雕盤列圭組以成行酌金罍以爲勞屬饜而止飽德以歸既醉太平之風共樂

仁壽之域千年一遇百辟同歡臣等備位台司親逢聖日
歡呼抃躍不能自勝

謝賜物狀

具官臣某等言叨陪錫宴竊覩鈞天百品並陳三酒皆具
微臣所志已極滿盈豈意鴻澤重霑錫賚殊等朱綠元黃
之繒綵精金文錦之珍奇捧戴自天啟處無地不勝抃躍
感恩之至

代人舉周敬復自代狀

前件官執德以進嚮道而行藹有令名備歷清貫掌綸言

於西掖才稱發揮參密命於內庭眾推忠慎自珥貂近侍主鑰東門聲實益重於搢紳磨涅始彰其堅白伏以南省實天下根本兩丞爲百司管轄苟非其選必致敗官今若以臣所任迴授敬復庶能肅清臺閣提舉紀綱旣曰陟明實不虛受伏乞天恩允臣所請

代人舉蔣係自代狀

伏準某年月日勅內外文武常參官上後三日宜舉一人自代者伏以前件官仁義素彰文學早著揚歷臺閣宣昭令名嘗爲諫官無所避忌及領藩鎮實惠疲羸頃者不附

權臣例遭左官今逢明代猶典小州伏以封還詔書駁正時事職業實重選擇宜精今若以臣此官迴與蔣係既不虛受實爲陟明伏乞聖慈允臣所請謹狀

上鄭相公狀

某啟伏以相公自專魁柄一闔大猷鎮撫四夷訓導百吏無不信順皆有程品猶尚不遺微賤特降慰誨重疊滿幅榮耀閭門捧戴生光啟處無地聞於白屋之輩皆願殺身詢於黃耇之徒以爲異事慰示天下長育人材魚頡鴻冥之潛邸中島上之隱皆可以結戀隨指效用盡心接地際

天日出月入盡得臣妾無不謳歌蒼生喁喁實有所望某一門骨肉皆受恩知效命之誠瀝血自誓無任攀戀感激懇悃之至謹狀

上淮南李相公狀

某啟伏以近日當州人吏往來及諸道賓客行過皆傳相公以淮海之地災旱累年仁憫之心憂念深切廣求人瘼大革土風卹養疲羸抑挫豪猾備職者思勵其己業官者得用其能鰥寡孤惸飛沉動植仁煦必及惠愛無遺吏不敢欺法能必束上行下效家至戶到閭里安泰史冊未聞

竊以聖上倚注既深相公勳業愈重況兹巽政郎達宸聽伏料窮邊絕塞將議息兵宣室明庭必思舊德重秉鈞軸固在旬時某忝跡門牆不勝抃躍攀望venue戟下情無任戀結之至謹狀

上吏部高尚書狀

某故人惟樸樕材實朽下三守僻左七換星霜拘攣莫伸抑鬱誰訴每遇時移節換家遠身孤弔影自傷向隅獨泣將欲漁釣一壑栖遲一邱無易仕之田園有仰食之骨肉當道每歎末路難循進退唯艱憤悱無告今者大君繼統

賢相秉鈞遺墜必舉髦雋並作伏惟尚書秩高天爵德冠
人倫爲搢紳之紀綱作朝廷之標表凡遊門館莫非雋賢
至於小人最爲凡器頃者幸以屬郡祗事廉車奉約束而
雖嚴滌昏蒙而無術實多懲闕每賴恩容敢望尊嚴特自
褒舉手示遠降羈魂震驚感激彷徨涕淚迸落便無跛倚
如生羽翰全忘鼠循忽欲鳥舉雖闕下一召歲中四遷校
其光榮不能踰越禮曰君子愛其死以有待也養其身以
有爲也是小人忘生殺身之地刳腸奉首之報令得之矣
復何求焉江山絶域登臨已秋猿吟鳥思草衰木墜蔡侯

寓衛有式微之詩趙王遷房創山木之詠流落多戚今古同塵迴望門牆涕戀唯積起居末由無任血誠懇悃之至謹狀

上刑部崔尚書狀

某啟某比於流輩疎闊慵怠不知趨嚮唯好讀書多忘為文格卑十年為幕府吏每促束於簿書宴遊間刺史七年病弟孀妹百口之家經營衣食復有一州賦訟私以貧苦焦慮公以愚恐敗悔仍有嗜酒多睡厠於其間是數者相遭於多忘格卑之中書不得日讀文不得專心百不逮人

所尚業復不能尺寸銖兩自強自進乃庸人輩也復何言哉今者欲求爲贄於大君子門下尚可以爲文而爲其禮詩所謂有靦面目視人罔極者也謹敢繕寫所爲文凡二十首伏地汗赧不知所云謹狀

欽定全唐文卷七百五十一目錄

杜牧四

杜牧四

上宣州崔大夫書

某再拜閣下以德行文章有位於明時如望江漢見其去之沓天洸汪瀇漫不知其所爲終始也復自開幕府已來辟取當時之名士禮接待遇各盡其意後進䋺絜以節義自持者無不願受閣下迴首一顧舒氣快意自以滿足今藩鎮之貴土地兵甲及生殺與奪在一出口終日矜高與門下後進之士摧得失去就於分寸銖黍間多是其人也

獨閤下不自矜高不設壍壘曲垂情意以盡待士之禮然後知後進絜絜以節義自持者無不願受閤下迴首一顧舒氣快意自以滿足此固然也非敢苟佞其辭以取媚也不知閤下俯仰延遇之去就幣帛筐篚之多少飲食獻酬之和樂各用何道閒夜永日三五相聚危言峻論知與不知莫不願盡心於閤下壽考福祿祝之無窮某雖不肖則亦千百閒其一人數也鹿鳴宴羣臣詩曰既飲食之復實幣帛筐篚以將其厚意然後忠臣嘉賓得盡其心矣吉日詩曰宣王能慎微接下無不盡心以奉其上焉自古雖尊

爲天子未有不用此而能得多士盡心也未有不得多士之盡心而得樹功立業流於歌詩也況於諸侯哉夫子曰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稱司馬遷曰自古富貴其名磨滅不可勝紀靜言思之令人感動激發當寐而寤在饑而飽伏希閤下濬之益深築之益高緘鐍之益固使天下之人異日捧閤下之德不替今日則爲宰相長育人材興起教化國朝房杜姚宋不足過也某也於流輩無所知識承風望光徒有輸心效節之志今謹錄雜詩一卷獻上非敢用此求知蓋欲導其志無以爲先也往年應進士舉曾投獻筆

語亦蒙亟稱於時今十五年矣於頑懵中爲之不已矣於其事能不稍工不敢再錄新述恐煩尊重無任惶懼謹再拜

與池州李使君書

景業足下僕與足下齒同而道不同足下性俊達堅明心正而氣和飾以温愼故處世顯明無罪悔僕之所稟闊略踈易輕微而忽小然其天與其心知邪柔利己偷苟讒諂可以進取知之而不能行之非不能行之抑復見惡之不能忍一同坐與之交語故有知之者有怒之者怒不附已

者怒不恬言柔舌道其盛美者怒守直道而違己者知之者皆齒少氣銳讀書以賢才自許但見古人行事直當如此未得官職不覩形勢絜絜少輩之徒也怨僕者足以裂僕之腸折僕之脛知僕者不能持一飯與僕僕之不死已幸況爲刺史聚骨肉妻子衣食有餘乃大幸也敢望其他然與足下之所受性固不得伍列齊立亦抵足下疆隴畦畔間耳故足下憐僕之厚僕仰足下之多在京城間家事人事終日促束不得日出所懷以自曉自然不敢以輩流間期足下也去歲乞假自江漢間歸京乃知足下出官之

由勇於爲義向者僕之期足下之心果爲不繆私自喜賀
足下果不負天所付與僕所期向二者所以爲喜且自賀
也幸甚幸甚夫子曰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復曰不試故
藝聖人尚以少賤不試乃能多能有藝況他人哉僕與足
下年未三十爲諸侯幕府吏未四十爲天子廷臣不爲甚
賤不爲不試矣今者齒各甚壯爲刺史各得小郡俱處僻
左幸天下無事人安穀熟無兵期軍須逋負諍訴之勤足
以爲學自强自勉於未聞未見之間僕不足道雖能爲學
亦無所益如足下之才之時眞可惜也向者所謂俊達堅

明心正而氣和飾以溫慎此才之可惜也年四十爲刺史得僻左小郡有衣食無爲吏之苦此時之可惜也僕以爲天資足下有異日名聲績業光於前後正在今日可不勉之僕常念生百代之下未必爲不幸何者以其書具而事多也今之言者必曰使聖人微旨不傳乃鄭元輩爲注解之罪僕觀其所解釋明白完具雖聖人復生必挈置數子坐於游夏之位若使元輩解釋不足爲師安得聖人復生如周公夫子親授微旨然後爲學是則聖人不生終不爲學假使聖人復生即亦隨而汨之矣此則不學之徒好出

大言欺亂常人耳自漢已降其有國者成敗興廢事業蹤跡一二億萬青黃白黑據實空有皆可圖畫考其來由裁其短長十得四五足以應當時之務矣不似古人窮天鑿元躡於無蹤算於忽微然後能爲學也故曰生百代之下未必爲不幸也夫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此乃隨所見聞能不亡失而思念至也楚王問萍實對曰吾往年聞童謡而知之此乃以童子爲師耳旣參之於上古復酌之於見聞乃能爲聖人也諸葛孔明曰諸公讀書乃欲爲博士耳此葢滯於所見不知適變名爲腐儒亦學者之一病僕

自元和已來以至今日其所見聞名公才人之所論討典刑制度征伐叛亂考其當時參於前古能不忘失而思念亦可以爲一家事業矣但隨見隨忘隨聞隨廢輕目重耳之過此亦學者之一病也如足下天與之性萬萬與僕相遠僕自知頑滯不能苦心爲學假使能學之亦不能出而施之懇懇欲成足下之美異日既受足下之教於一官一局而無過失而已自古未有不學而能垂名於後代者足下勉之大江之南夏候鬱溼易生百疾足下氣俊胸臆間不以悁忿是非貯之邪氣不能侵慎防是晩多食大醉繼

飮其他無所道某再拜

投知己書

夫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復曰知我者以春秋罪我者亦以春秋此聖人操心不顧世人之是非也柱厲叔事莒敖公莒敖公不知及莒敖公有難柱厲叔死之不知我則已反以死報之蓋怨不知之深也豫讓謂趙襄子曰智伯以國士待我我以國士報之此乃烈士義夫有才感其知不顧其生也行無堅明之異才無尺寸之用泛泛然求知於人知則不能有所報不知則怒

此乃衆人之心也聖賢義烈之士既不可到小生有異於衆人者審已切也審已之行審已之才皆不出衆人亦不求知於人已或有知之者則藏縮退避唯恐知之深蓋自度無可以爲報效也或有因緣他事不得已求知於人者苟不知未嘗退有懟言怨色形於妻子之前此乃比於衆人唯審已求知也太和二年小生應進士舉當其時先進之士以小生行可與進業可與修喧而譽之爭爲知已者不啻二十人小生迴來十年江湖間時時以家事一抵京師事已即返嘗所謂喧而譽之爲知已者多已顯貴未嘗

一到其門何者自十年來行不益進業不益修中夜忖量自愧於心欲持何說復於知已之前為進拜之資乎默默藏縮苟免寒饑為幸耳昨李巡官至忽傳閣下旨意似知姓名或欲異日必錄在門下閣下為世之偉人鉅德小生一獲進謁一陪讌享則亦榮矣況欲異日終置之於榻席之上齒於數子之列乎無攀緣絲髮之因出特達倜儻之知小生自度宜為何才可以塞閣下之求宜為何道可以報閣下之德是以自承命以來審已愈切撫心獨驚忽忽思之而不自知其然也若蒙待之以眾人之地求之以眾

人之才責之以衆人之報亦庶幾異日受約束指顧於簿書之間知無不爲爲不及私亦或能提筆伸紙作詠歌以發盛德止此而已其他望於古人責以不及非小生之所堪任伏恐閤下聽聞之過求取之異敢不特自發明導說其衷一開閤下視聽其他感激發憤懷愧恩德臨紙汗發不知所裁某恐懼再拜

答莊充書

某白莊先輩足下凡爲文以意爲主以氣爲輔以辭彩章句爲之兵衛未有主强盛而輔不飄逸者兵衛不華赫而

莊整者四者高下圓折步驟隨主所指如鳥隨鳳魚隨龍師衆隨湯武騰天潛泉橫裂天下無不如意苟意不先立止以文彩辭句繞前捧後是言愈多而理愈亂如入闤闠紛然莫知其誰暮散而已是以意全勝者辭愈朴而文愈高意不勝者辭愈華而文愈鄙是意能遣辭辭不能成意大抵爲文之旨如此觀足下所爲文百餘篇實先意氣而後辭句慕古而尚仁義者苟爲之不已資以學問則古作者不爲難到今以某無可取欲命以爲序承當厚意惕息不安復觀自古序其文者皆後世宗師其人而爲之詩書

春秋左氏以降百家之說皆是也古者其身不遇於世寄志於言求言遇於後世也自兩漢以來富貴者千百自今觀之聲勢光明孰若馬遷相如賈誼劉向揚雄之徒斯人也豈求知於當世哉故親見揚子雲著書欲取覆醬瓿雄當其時亦未嘗自有誇目況今與足下並生今世欲序足下未巳之文此固不可也苟有志古人不難到勉之而巳某再拜

上河陽李尚書書

伏以三城所治兵精地要北鏁太行東塞黎陽左京河南

指爲重輕自艱難已來儒生成名立功者蓋寡於前代是以壯健不學之徒不知儒術不識大體取求徼效終敗大事不可一二悉數伏以尚書有才名德望知經義儒術加以儉克好立功名今横據要津重兵在手朝廷縉紳之士屈指延頸佇觀德政況聖主撫擢豪俊考校古今退朝之後急於觀書已築七關取隴城緝爲郡縣今覩誅虜收其土田取其良馬爲耕戰之具西復凉州東取河朔平一天下不使不貢不覲之徒敢自專擅此實聖主之心事業已彰臣下明明無不知之伏自尚書樹立鍛鍊教訓揀拔法

術尺寸取於古人若受指顧必立大功使天下後學之徒知成功立事非大儒知今古成敗者不能爲之復使儒生舒展胸臆得以誨導壯健不學之徒指蹤而使之令其心服正在今日某多病早衰志在耕釣得一二郡資其退休以活骨肉亦能作爲歌詩以稱道盛德其餘息心亦已久矣下情日增瞻仰戀德之切某恐懼再拜

上鹽鐵裴侍郎書

伏以鹽鐵重務根本在於江淮今諸監院頗不得人皆以權勢干求固難悉議停替其於利病豈無中策某自池州

睦州實見其弊蓋以江淮自廢留後以來凡有寃人無處告訴每州皆有土豪百姓情願把鹽每年納利名曰土鹽商如此之流兩稅之外州縣不敢差役自罷江淮留後以來破散將盡以監院多是誅求一年之中追呼無已至有身行不在須得父母妻兒錮身驅將得錢即放不二年内盡恐逃亡今譬於常州百姓有屈身在蘇州歸家夫得便可以蘇州下狀論理披訴至如睦州百姓食臨平監鹽其土鹽商被臨平監追呼求取直是睦州刺史亦與作主不得非褁四千里糧直入城役使即須破散奔走更無他圖

其間搜求胥徒鍼抽縷取于計百校唯恐不多除非吞聲
別無赴訴今有明長吏在上旁縣百里尚敢公爲不法况
諸監院皆是以貨得之恣爲奸欺人無語路况土鹽商皆
是州縣大户言其根本實可痛心比初停罷留後衆皆以
爲除煩去冗不知其弊及於疲羸卽是所利者至微所害
者至大今若蒙侍郎改革前非於南省郎吏中擇一清慎
依前使爲江淮留後減其胥吏不必一如向前多置人數
卽自嶺南至於汴宋凡有寃人有可控告奸贓之輩動而
有畏數十州土鹽商免至破滅除江淮之大殘爲侍郎之

陰德以某愚見莫過於斯若問於鹽鐵吏即不欲江淮別有留後若有留後其間百事自能申狀諮呈安得貨財表裏計會分其權力言之可知伏惟俯察愚衷不賜罪責某再拜

與汴州從事書

汴州境內最弊最苦是牽船夫大寒虐暑窮人奔走斃踣不少某數年前赴官入京至襄邑縣見縣令李式甚年少有吏才條疏牽夫甚有道理云某當縣萬户已來都置一板簿每年輪檢自差欲有使來先行文帖尅期令至不揀

貧富職掌一切均同計一年之中一縣人户不著兩度夫
役如有遠户不能來者即任納錢與於近河雇夫對面分
付價直不令所有欺隱一縣之内稍似蘇息蓋以承前但
有使來即出帖差夫所由得帖富豪者終年閒坐貧下者
終日牽船今即自以板簿在手輪流差遣雖有黠吏不能
用情某每任刺史應是役夫及竹木瓦磚工巧之類並自
置板簿若要使役即自檢自差不下文帖付縣若下縣後
縣令付案按司出帖分付里正一鄉只要兩夫事在一鄉
偏著赤帖懷中藏卻巡門掠斂一偏貧者即被差來若籍

在手中巡次差遣不由里胥典正無因更能用情以此知襄邑李式之能可以惠及夫役更有良術卽不敢知以某愚見且可救急因襄邑李生之績效知先輩思報幕府之深誠不覺亦及拙政以爲證明豈敢自述令爲治患於差役不平詩云或栖遲偃仰或王事鞅掌此蓋不平之故長史不置簿籍一一自檢卽奸胥貪冒求取此最爲甚某恐懼再拜

上李司徒相公論用兵書

伏覩明詔誅山東不受命者廟堂之上事在相公雖罇俎

之謀算晝已定而賤末之士務蕘敢陳伏希捨其狂愚一賜聽覽某大和二年爲校書郎曾詣淮西將軍董重質詰其以三州之衆四歳不破之由重質自誇勇敢多算之外復言其不破之由是徵兵太雜耳徧徵諸道兵士上不過五千人下不至千人既不能自成一軍事須帖附地主名爲客軍每有戰陣客軍居前主人在後勢羸力弱心志不一既居前列多致敗亡如戰似勝則主人引救以爲已功小不勝則主人先退至有殲焉初戰二年已來戰則必勝是多殺客軍及二年已後客軍殫少止與陳許河陽全軍

相搏縱使唐州軍不能因雪取城蔡州兵力亦不支矣其時朝廷若使鄂州壽州唐州秖令保境不用進戰但用陳許鄭滑兩道全軍帖以宣潤弩手令其守隘卽不出一歲無蔡州矣今者上黨之叛復與淮西不同淮西為寇僅五十歲破汴州襄州襄城盡得其財貨輸之懸瓠復敗韓全義於溵上多殺官軍四萬餘人輸輦財穀數月不盡是以其人味為寇之腴見為寇之利風俗益固氣燄已成自以為天下之兵莫我與敵父子相勉僅於兩世根深源闊取之固難夫上黨則不然自安史南下不甚附隸建中之後

每奮忠義是以鄆公抱眞能窘田悅走朱滔常以孤窮寒
苦之軍橫折河朔彊梁之衆貞元中節度使李長策卒中
使提詔授與本軍大將但軍士附者卽授之其時大將來
希皓爲衆所服中使將以手詔付之希皓言於衆曰此軍
取人合是希皓但作節度使不得若朝廷以一束草來希
皓亦必敬事中使言面奉進旨只令此軍取大將授與節
鉞朝廷不別除人希皓固辭押衙盧從史其位居四下因
潛與監軍相結超出伍曰若來大夫不肯受詔某請且勾
當此軍監軍曰盧中丞若肯如此此亦固合聖旨中使因

探懷取詔以授之從史捧詔再拜舞蹈希晧迴揮同列使北面稱賀軍士畢集更無一言從史爾後漸畜奸謀養義兒二千人日夕煦沫及父虔死軍士留之表請起復亦只義兒與之唱和其餘大將王翼元烏重允第五釗等及長行兵士並不同心及至被擒烏重允坐於軍門喻以禍福義兒三千一取約束及河陽取孟元陽爲之統帥一軍無主僅一月日曾無犬吠况於他謀以此證驗人心忠赤習尚專一可以盡見及元和十五年授與劉悟時當幽鎮入覲天下無事柄廟算者議必銷兵雄健敢勇之士百戰千

攻之勞坐食租賦其來已久一旦黜去使同編户紛紛諸鎮停解至多是以天下兵士聞之無不忿恨至長慶元年七月幽鎮乘此首唱爲亂昭義一軍初亦鬱怫及詔下誅叛使温起居造宣慰澤潞使令發兵其時九月天氣已寒四方全師未頒中冬衣服聚之授詔或伍或離垂手强項往往誶語及温起居立於重榻大布恩旨并疏昭義一軍自七十餘年忠義戰伐之功勞安史已還叛逆滅亡之明效辭語既畢無不懽呼人衣袒裼爭出効命其時用兵處處敗北唯昭義一軍於臨城縣北同果堡下大戰殺賊五

千餘人所殺皆樓下步射搏天飛者賊之精勇無不殲焉賊中大震更一月日田布不死賊亦自潰後一月其軍大亂殺大將磁州刺史張汶因刼監軍劉承階盡殺其下小使此實承階侮媟一軍侵取不已張汶隨王承元出於鎮州久與昭義相攻軍人惡之汶既因依承階謀欲殺悟自取軍人忌怒遂至大亂非悟獨能使其如此劉悟卒從諫求繼與扶同者只鄆州隨來中軍二千耳其副俘賈直言入責從諫曰爾父提十二州地歸之朝廷其功非細祇以張汶之故自謂不潔淋頭竟至羞死爾一孺子安敢如此

從諫恐悚不敢出言一軍聞之皆陰然直言之說値實歷多故因以授之今纔二十餘歲風俗未改故老尚存雖欲劫之必不用命伏以河陽西北去天井關強一百里關隘多山井不可鑿雖有兵力必恐無功若以萬人爲壘下窒其口高壁深塹勿與之戰忽有敗衂勢驚洛師蓋河陽軍士素非精勇戰則不足守則有餘成德一軍自六十年來世與昭義爲敵訪聞無事之日村落隣里不相往來今王司徒代居反側思一自雪況聯姻戚願奮可知六十年相讐之兵仗朝廷委任之重必宜盡節以答殊私魏博承風

亦當效順然亦止於圍一城攻一堡刊木堙井係累稚老而已必不能背二十城長驅上山徑擣上黨其用武之地必取之策在於西面今者嚴紫塞之守備謹白馬之隄防祇以忠武武寧兩軍以青州五千精甲宣潤二千弩手由絳州路直東徑入不過數日必覆其巢何者昭義軍糧盡在山東澤潞兩州全居山內土瘠地狹積穀全無是以節度使多在邢州名爲就糧山東糧穀既不可輸山西兵士亦必單鮮擣虛之地正在於此後周武帝大舉伐齊路由河陽吏部宇文弢曰夫河陽要衝精兵所聚盡力攻圍恐

雖得志如臣所見彼汾之曲戍小山平用武之地莫過於此帝不納無功而還後復大舉竟用弢計遂以滅齊前秦苻堅遣將王猛伐後燕慕容偉大破偉將慕容評於潞州因遂滅之路亦由此北齊高歡再攻後周路亦由此而後周名將韋孝寬齊王攸常鎮勲州玉壁城故東西相伐每由此路以古爲證得之者多以某愚見不言劉稹終不能取貴欲速擒免生他患昨者北虜才畢復生上黨賴相公廟算深遠北虜卽日敗亡黨使北虜至今尚存沿邊猶須轉戰迴顧上黨豈能討除天下雖言無事若上黨久不能

解別生患難此亦非細自古皆因攻伐未解旁有他變故孫子曰兵聞拙速未覩巧之久也伏聞聖主全以兵事付於相公某受恩最深竊敢干冒威嚴遠陳愚見無任戰汗某頓首再拜

上李太尉論江賊書

伏以太尉持柄在上當軸處中未及五年一齊四海德振法束貪廉懦立有司各敬其事在位莫匪其任雖九官事舜十人佐周校於太尉未可爲比伏以江淮賦稅國用根本今有大患是劫江賊耳某到任纔九月日尋窮詢訪實

知端倪夫劫賊徒上至三船兩船百人五十人下不減三二十人始肯行劫劫殺商旅嬰孩不留所劫商人皆得異色財物盡將南渡入山博茶蓋以異色財物不敢貨於城市唯有茶山可以銷受蓋以茶熟之際四遠商人皆將錦繡繒纈金釵銀釧入山交易婦人稚子盡衣華服吏見不問人見不驚是以賊徒得異色財物亦來其間便有店肆爲其囊橐得茶之後出爲平人三二十人挾持兵仗凡是鎮戍例皆單弱止可供億漿茗呼召指使而已鎮戍所由皆云賒死易就死難縱賊不捉事敗抵法謂之賒死與賊

相拒立見殺害謂之就死若或人少被捉罪抵止於私茶故賊云以茶壓身始能行得凡千萬輩盡販私茶亦有已聚徒黨水劫不便逢遇草市泊舟津口便行陸劫白晝入市殺人取財多亦縱火唱棹徐去去年十月十九日劫池州青陽縣市凡殺六人內取一人屠刳心腹仰天祭拜自邇以來頻於鄰州大有劫殺沉舟滅跡者卽莫知其數凡江淮草市盡近水際富室大戶多居其間自十五年來江南江北凡名草市劫殺皆徧只有三年再劫者無有五年獲安者一劫之後州縣糜費所由尋捉烽火四出凡是平

人多被恐脅求取之外恩讐並行追逮證驗窮根尋葉狼虎滿路狴牢充塞四五月後炎鬱蒸濕一夫有疾染習多死免之則蹤跡未白殺之則贓狀不明一獄之中凡五十人中二十人悉是此輩至於眞賊十人不得一濠亳徐泗汴宋州賊多劫江南淮南宣潤等道許蔡申光州賊多劫荆襄鄂岳等道劫得財物皆是博茶北歸本州貨賣循環往來終而復始更有江南土人相爲表裏校其多少十居其半蓋以倚淮介江兵戈之地爲郡守者罕得文吏村鄉聚落皆有兵仗公然作賊十家九親江淮所由屹不敢入

其間所能捉獲又是沿江架船之徒村落負擔之類臨時脅去分得涓毫雄健聚嘯之徒盡不能獲爲江湖之公害作鄉閭之大殘未有革釐實可痛恨今若令宣潤洪鄂各一百人淮南四百人每船以三十人爲率一千二百人分爲四十船擇少健者爲之主將仍於本界江岸撥立營壁置本判官專判其事揀擇精銳牢爲舟棹晝夜上下分番巡檢明立殿最必行賞罰江南北岸添置官渡百里率一盡絕私載每一宗船上下交送是桴鼓之聲千里相接私渡盡絕江中有兵安有烏合蟻聚之輩敢議攻刦或曰制

置太尉不假如此答曰今西北邊禦未來之寇備向化之戎長傾東南物産供百萬口况長江五千里來往百萬人日殺不辜水滿冤骨至於嬰稚曾不肯留葛伯殺餉童子湯征滅之蓋以童子無知而殺之王者不捨其罪今長江連海羣盜如麻驟雨絶紘不可尋逐無關可閉無要可防今者自出五道兵士不要朝廷添兵活江湖賦税之鄉絶寇盜刼殺之本政理之急莫過於斯若此制置凡去三害而有三利人不冤死去一害也鄉閭獲安無追逮證驗之苦去二害也每擒一私茶賊皆稱買賣停泊恣口點染鹽

鐵監院追擾平人搜求財貨今私茶盡黜去三害也商旅通流萬貨不乏獲一利也鄉閭安堵狴犴空虛獲二利也擷茶之饒盡入公室獲三利也三害盡去三利必滋窮根尋源在劫賊耳故江西觀察使裴誼召得賊帥陳璠署以軍中職名委以江湖之任陳璠健勇分毫不私自後廉察悉皆委任至今陳璠每出彭蠡湖口領徒東下商船百數隨璠行止璠去之後惘然相弔安有清朝盛時太尉在位反使萬里行旅依一陳璠某詳觀格律勅條百二十卷其間制置無不該備至於微細亦或再三唯有江寇未嘗言

及今四夷九州文化武伏奉貢走職罔不如法言其功德皆歸太尉敢率愚衷上干明慮冀裨億萬之一無任戰汗惶懼之至某謹再拜

上門下崔相公書

天生相公輔仁聖天子外齊武事內治文教被權衡稱量者不失銖黍受威烈懾怛者蚓縮魚藏百職率治中外平一伏惟相公功德無與爲比往者彭城驕強頑卒數萬聯三齊舊風振天下餉道運弓束矢大刀長矛不受指揮自有信誓王侍中生於其間稱爲健黠奔馬潛出不敢迴顧

高僕射寬厚聞名能治軍事舉動汗流拜於堂下及乎不受李司徒鬻食其使者風波不迴氣勢已去自淮北渡由洛東下漕挽行役出泗上者稚長相賀藩鎮欲生事樹功者横激旁搆廟堂謀議不知所出相公殿一家僮馳入萬衆無不手垂目瞪露刃弦弓偶語腹非或離或伍相公氣壓其驕文誘其順指示叛臣賊子覆滅之蹤鋪陳忠臣義士榮顯之效皇威坌湧於言下狼心頓革於目前然後剔刮根節銷磨頑礦日教月化水順雪釋吐飯飽之解衣暖之威驅恩收禮訓法束一年人畏二年人愛三年化成裁

成一邦俗同三輔當此之時遲迴之間有勇力者一唱而起徵兵數十萬大小且百戰然後傳其壘鉤其垣得其罪人天下固已困矣而天下議者必曰某名將也某善用兵也雖疏爵上公裂土千里其酬尚薄此必然之說也故曰見勝不過衆人之所知非善之善者也戰勝而天下曰善非善者也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也能不戰而屈人之兵乃善之善者也是相公手擒暴虎貪狼化爲耕牛乘馬退數十萬兵解天下之縛袛於談笑俯仰燕享筆硯之間耳以此校之斯過古人萬萬遠矣復自持統大相開張教化

外制四夷内循百度長育人材興起頹弛心迎志釋罔有
怨嗟是以天下帖泰蝗死災去饑人復飽流人復安内外
遠近率職奉法不聞其他如周有召穆公仲山甫漢有魏
相邴吉國朝姚宋二公文事武事居中處外罔不是倚國
家有天下二百三十餘年盛溢兩漢功侔三代今復生相
公輔佐仁聖天子天時人事卽自將來福祿昌熾卜之無
窮天下孰不幸甚某僻守荒郡亦被陶鈞齒髮甚壯志尚
未衰敢不自强冀得天造無任感激悃懇之至某恐懼再
拜

上澤潞劉司徒書

今日輕重望於幾人相位將權長材厚德與輕則輕與重則重將軍豈能讓焉昔者齊盜坐父兄之舊將七十年來海北河南泰山課賦三千里料甲一百縣獨據一面橫挑天下利則伸鈍則滿鏃而不發約在子與孫血絕而已此雖使鐵偶人爲六軍取不孔易況席征蔡之弊天下消耗燕蟠趙伏用齊卜我當此之時一年不能勝則百姓半流二年不能勝則關東之國孰知其變化也將軍一心仗忠半夜興義昧旦而齊族矣疆土籍口探出僭物重寶仰關

輦上是以趙一搖燕一呼爭來汗走一日四海廓廓然無事矣伏惟將軍之功德今誰比哉是以初守滑臺爲尚書守潞爲僕射乃作司空乃作司徒爰開丞相府平章天下越錄蹴等驟得富貴古今之人亦以爲將軍止此而已矣將軍德於國家甚信大國家復之於將軍雅亦無與爲大矣今者上黨足馬足甲馬極良甲極精後負燕前觸魏側肘趙彼三虜屠囚天子耆老劫良民使叛銜尾交頸各蟠千里不貢不覲私贍妻子王者在上此輩何也今者上黨馳其精良不三四日與魏決於漳水西不五六日與趙合

於泜水東縈太原排飛狐綴不二十日與燕遇於易水南此天下之郡國足以事區區於忠烈無如上黨者明智武健忠寬信義知機便多算畫攻必巧戰不貿能使萬人樂死赴敵足以事區區於忠烈天下之人無如將軍者爵號祿位富貴休顯宜驅三族上校恩澤宜出萬死以副倚注天下之人亦無如將軍者是將軍負天下三無如之望也始者將軍賴齊然後得祿仕入卧内等子弟一身聯齊累世之逆卒境上爭首其恩甚厚其勢甚不便將軍以爲大仁可以殺身大忠不顧細謹終探懷而取之今者將軍負

三無如之望上戴天子四海之大以爲緩急所宜日夜具申喧請今黙而處者四五歲矣負天下之三無如者宜如是邪不宜如是耶是以天下之小人以爲將軍始者取齊見利而動今者安潞見義而止若是則天下利無窮義有限走無窮背有限則安可識之哉其有識者則曰不然夫桓文之霸也先修刑政然後事事近有山東士人來者咸道上黨之政軍士兵吏之詳男子畝婦人桑老者養孤者庇上下一切罔有紕事暨乎政庭則將軍不知尊布衣不知卑諸侯之驕久矣是以高才之人不忍及門仁政不施

久矣是以暴亂不止若此者將軍是行仁政來高才苟行仁政來高才若非止暴亂尊九廟峻中興復何汲汲如是耶在漢伯通在晉牢之二人功力不寡一旦誅死人豈寃之苻秦相猛將終戒視後禍大唐太尉房公忍死表止伐遼此二賢當時德業不在諸人尚死而不已蓋以輔君活人爲事非在矜伐邀引爲心也伏惟將軍思伯通牢之所以不終仰相猛房公之所以垂休則天下之人口祝將軍之福壽目睹將軍盛德之形容手足必不敢加不肖於將軍之草木此乃上下萬世烈丈夫口念心禱而求者今將

軍盡能有之豈可容易而棄哉大唐二百年自外叛者三十餘種大者三得其二小者亦包裹千里燕趙魏潞齊蔡吳蜀同歡共悲手足相急陳刺死帳下死圍恐死伏劍死斬死絞死大者三歲小或一日已至於盡死曰忠曰義則有父子同壇兄弟繼踵論罪則曰有某功論功則曰捨某罪伏惟十二聖之仁一何汪汪焉天之校惡滅逆復何切切焉此乃盡將軍所識復何云云小人無位而謀當死罪某恐懼再拜

授司勳員外郎謝宰相書

伏以睦州治所在萬山之中終日昏氛侵染衰病自罍叅官已過不敢率然請告唯念滿歲得保生還不意相公拔自汙泥升於霄漢卻收斥錮令厠班行仍授名曹帖以重職當受震駭神魂飛揚撫巳自驚喜過成泣藥肉白骨香返游魂言於重恩無以過此